动员与联盟：1959年《人民日报》杜波依斯祝寿报道中的形象建构

张岑煊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DOI:10.61369/HASS.2026060052

摘　　要： 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作为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国际友人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毕生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与世界和平事业，其跨国经历与思想遗产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纵观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杜波依斯本人的“双重意识”、身份认同及美国黑人问题，较少从跨文化、跨学科视角探讨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通过媒介与政治仪式的形象建构逻辑。基于此，借助政治仪式理论，从符号表征、话语呈现与情感共鸣三个维度，对1959年《人民日报》有关杜波依斯祝寿活动的报道进行系统分析，可厘清中共如何通过仪式化的空间排布、传统符号与媒介议程，实现对杜波依斯“国际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建构，并同步塑造自身“负责任大国”的执政形象。这不仅有利于揭示新中国在冷战格局下借助文化资本的外交策略，更为理解中共如何通过政治仪式介入国际传播、确立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立场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关 键 词： 杜波依斯；政治仪式；祝寿活动；《人民日报》；形象建构

Mobilization and Alliance: Image Construction in the 1959 "People's Daily" Tribute Article to Dubois

Zhang Cenxua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William Du Bois, as a renowned African-American scholar, an international friend, and a member of the World Peace Council,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as well as world peace. His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have profou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most focus on Du Bois's "dual consciousness", identity, and issues related to African Americans, while less explore his image construction logic through media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a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ased on this, by leveraging political ritual theory, an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present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1959 People's Daily report on Du Bois's birthday celebration is conducted. This can clarify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ritualized space, traditional symbols, and media agendas, constructed Du Bois's image as an "international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and simultaneously shaped its own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This not only helps to reveal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of leveraging cultural capital under the Cold War framework,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ath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vene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political rituals and 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stance of an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united front.

Keywords: Dubois; political ceremony; birthday celebration; People's Daily; image construction

祝寿活动作为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礼仪，历来受到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高度重视。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便频繁为党内元老及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界名流等党外进步人士（郭晓磊，2024）举办祝寿庆典，并逐步建构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功能的政治仪式。[1]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党内元老及各界党外进步人士的祝寿政治化，较少关注对外国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出身受压迫族群的美国黑人学者在冷战——反殖民特定语境下的形象建构研究。聚焦个案来看，作为非裔美国文学与思想史上的奠基性人物，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不仅是美国国内种族抗争叙事的重要标识，更堪称泛非主义与反殖民运动的杰出领袖。[2]尽管如此，学界对杜波依斯的探讨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的族裔政治与思想史脉络中，但鲜有从政治仪式的视角，详细探讨新中国如何通过《人民日报》等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党媒对其形象进行选择性建构与价值使用。

本研究拟从政治仪式的符号表征、话语呈现与情感动员三个维度，以《人民日报》对杜波依斯九十一岁寿宴的报道为切口，考察中共如何借此实现对杜波依斯“国际进步知识分子”与自身“和平大国”形象的双重建构，进而揭示该政治仪式所承载的外交战略与时代诉求。

一、符号表征：塑造反殖斗士、国际战友、和平使者的杜波依斯形象

1959年2月23日，中共在北京为杜波依斯隆重举办九十一岁寿宴，《人民日报》予以专题报道。这场活动绝非普通的传统礼俗或外宾事宜，而是冷战——反殖民特定语境下精心建构的政治仪式。正如马敏在界定政治仪式时所指出，“政治象征是权力精英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一套技术策略，而对它们的运用，则构成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实践”[3]。因此，中共将这场寿宴作为符号化的政治实践，通过时间、空间、视觉及人员符号的精心排布，使之成为构建政治认同的典型案例。[4]

在时间符号的选取上，中共巧妙借杜波依斯第二次访华的时间节点，将私人寿诞纪念与公共外事访问叠加，赋予该祝寿活动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一过程正如大卫·科泽（Kertzer.D, 1988）在《仪式、政治与权力》第五章所强调的：“仪式是影响人们对政治事件、政治政策、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之观念的重要手段”，并且“政治理解经由符号得以中介，而仪式作为符号表征的有力形式，是我们建构政治现实的宝贵工具”[5]。在空间符号的选取上，宴会选址于北京饭店新七楼大厅。作为当时新中国国务活动与外事接待的最高规格场所，北京饭店本身就具备极强的象征意义。中共在此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礼制布置现场，意味着将该场域转变为展示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威的仪式空间。这种对空间的重构，正是科泽所说“仪式不仅建构我们的感知，更在一种使这些感知和解释尤为鲜明和难忘的场域中完成这一工作”[5]的典型体现。

在视觉符号的选取上，仪式现场处呈现着传统意趣。宴会厅正中最醒目的是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意敬献的寿幛。幛心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底纹，正中绣着一个饱满的“寿”字。中共借这组传统意象托物言志：既顺应当时中国人借自然风物颂扬坚贞品格的审美习惯，也暗合杜波依斯在反殖民斗争中那股不肯低头的韧劲。这样一番用心的布置，赋予一场私人寿宴以政治认同的意味。与之相配的，是郭沫若手书的一副寿联：“替有色种族增光铁中铮铮钦此老，为世界和平努力东风习习寿期颐”[6]。上联赞其风骨，下联则化用《礼记》“百年曰期颐”的旧典，在祝贺长寿之外，更把杜波依斯的个人际遇，嵌入了当时全球反帝反殖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行为人员符号的选取上，百余名宾客里，既有陈毅、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政界要员，也有吴玉章、茅盾、张奚若等各界名流，阵容颇为齐整。科泽指出，“仪式被用来建构权力，而不仅仅是反映既存的权力”[5]，“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国王，是因为他被人当作国王来对待”[5]。这种高规格的人员配置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其中，身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其祝词中高度礼赞的措辞，以仪式话语的形式确认了杜波依斯作为“国际战友”的政治身份，也向国内民众释放出中共对其反殖贡献的高度肯定。

借助对传统祝寿仪式的重新阐释，中共成功将杜波依斯的个人寿辰转化为一场宣示国家意志、亮明反殖立场的政治展演，实现了文化符号与外交战略的深度融合。

二、话语呈现：塑造杜波依斯国际主义战士形象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任大国风范

“话语本身即是权力”[7]。米歇尔·福柯（Foucault.M, 1972）曾指出，话语与权力始终处于共生关系之中，这一论断为解读政治仪式中的文本提供了关键视角：仪式中的话语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媒介，更是形塑主体形象的权力工具。在杜波依斯的祝寿活动中，祝词与寿联构成了仪式话语的核心。对内，它们强化了民众对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大国气象的政治认同；对外，则向世界清晰传递了新中国坚定维护和平的外交立场，显著增强了其在国际进步阵营中的话语权与感召力。

这一政治仪式话语确立了杜波依斯国际主义的形象。科泽论及仪式符号的“多义性”时指出，“同一符号可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而政治仪式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利用这种多义性“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建立政治团结”[5]。中共对杜波依斯祝寿仪式的话语设计，正是通过多义性符号的精心编排，实现了对国内民众政治认同的建构。鉴于建国初期普通民众对域外进步人士的认知相对有限，中共借助《人民日报》对寿宴的报道，反复使用“博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称谓对杜波依斯进行权威定位，并高频使用“和平”“人民”“解放”“保卫”“世界”“非洲”“黑人”等极具感召力和唤起政治认同的词汇。这些词汇的精心选择并非偶然，而是福柯所揭示、后为诺曼·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N, 2003）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发展的“话语秩序”机制的具体体现：特定社会领域的话语实践通过选择某些语言可能性、排除其他可能性，实现对语言变异的社会控制，话语生产者由此在看似中立的描述中嵌入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8]这些高频词进一步将杜波依斯塑造为支持中国革命、毕生投身反殖民与和平事业的国际友人，为民众树立了一个可信任、可敬仰的人物形象。

这一政治仪式话语宣示中共自身的执政党形象。作为执政党，中共对祝寿规格的把控与《人民日报》的全景式报道本身即是话语权力的行使。对内，中共高规格礼遇一位出身受压迫族群、矢志投身世界和平与解放事业的西方进步学者，充分彰显了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新中国尊重知识、崇尚和平、胸怀天下的独立自主形象。对外，时值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新中国亟须降低对苏联的依赖并积极寻求国际进步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借助杜波依斯在国际民权与反殖民运动中的崇高声望，[9]实则是向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新中国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更是全球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这一话语策略既强化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与制度自信，也助力中共在国际层面塑造主持公道、倡导和平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情感共鸣：塑造国际认同、凝聚国内共识、彰显道义担当的大国形象

政治仪式不仅依赖符号与话语，也通过情感氛围的营造实现情感动员与价值共振。早在祝寿前十天，《人民日报》便刊发消息，详述杜波依斯博士及夫人抵京时，丁西林、包尔汉、冀朝鼎、老舍等文化界与和平人士赴机场迎候的场景，[10]提前把公众视线引向这次访问，为后续系列活动的展开埋下伏笔。寿辰前一日，《人民日报》又刊出特写《光辉的事业 和平的战士——杜波依斯夫妇访问记》，[11]既梳理其学术建树，也点明他在反殖、反霸与倡导独立自主上的立场，与新中国追求高度契合。这种叙事策略，让杜波依斯在民众心中稳稳立住了“国际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其言论在中国的道德感召力也随之增强。寿辰当日，《人民日报》更是在第一、五、八版连发多篇报道，从多个角度密集报道相关活动，版面排布与频次本身就是执政党重视程度的宣告。当天下午，杜波依斯在北京大学以“中国和非洲”为题发表演讲，[12]千余名师生掌声经久不息，现场情绪被推至高点。这种面对面的情绪互动，使抽象的国际主义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国内知识界与青年群体对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理想的认同被悄然点燃，原本潜在的政治认同，也顺势转化为支撑国家外交战略的内在动力。

这场祝寿活动并非普通的文化交往。它既是中共在冷战格局下串联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情感纽带，也是新中国借传统寿礼拉近国家距离、深化与亚非国家政治互信的外交巧思。

四、结语

1959年杜波依斯的祝寿活动并非一次例行公事的礼节性外事安排，而是中共在冷战对峙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特定时局下，精心安排的一场政治仪式。本文聚焦政治仪式中的符号表征、话语建构与情感动员三个层面，考察中共如何通过仪式化的空间排布、传统符号以及议程设置，将杜波依斯塑造为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时也向国内外传递出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3]

这次活动是中共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共借助杜波依斯在泛非运动与国际民权运动中的崇高声望，巧妙地将其转化为一种象征力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苏依赖，更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持与国际空间。这一实践不仅巩固了国内的统一战线，更为后人理解中共如何以文化仪式介入国际政治、如何借形象建构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史例。杜波依斯祝寿活动的实践表明，在波诡云谲的冷战年代，文化感召力与情感动员往往能发挥出超越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独特作用，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的重要纽带。

参考文献

[1]郭晓磊 . 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祝寿活动的特定内涵与政治意蕴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4,(2)41-50.

[2]LOCKARD J. W.E.B.Du Bois in China-1959[J]. American Studies Eurasian Perspective, 2016, 1(2): 99-109.

[3]马敏 . 政治象征 : 作为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功能 [J]. 探索与争鸣 , 2004, (2) 27-28.

[4]朱晗蕾 , 史拴拴 . 从情境链到思想链：大党大国典礼塑造政治认同的机制研究——以开国大典为例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6,(6)23-33.

[5]KERTZER D I.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郑小箴 . 首都人士举杯为杜波依斯祝寿 [N]. 人民日报，1959-2-24（4）

[7]FOUCAULT M.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J]//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SWYER R,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215-237.

[8]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GAO Y, SINITIERE P L. New Dimension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Black Internationalism: An Interview about W.E.B. Du Bois, Shirley Graham Du Bois, and China[J].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018, 32(3): 259-266.

[10]郑小箴 . 美国著名黑人学者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杜波依斯博士和夫人到京 [N]. 人民日报，1959-2-14（4）

[11]于民生 . 光辉的事业 和平的战士——杜波依斯夫妇访问记 [N]. 人民日报，1959-2-23（5）

[12]于展 . 1959年杜波依斯访华刍议 [J]. 新史学（上海师范大学）,2025,(1)377-394.

[13]王海洲 . 王海洲 . 政治仪式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6: 202.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